

文学方阵

小说方阵

我是药

□普光泉

多年以后,我想起斜阳把所有的影子拉长的下午,对,就是那个下午,他提着红糖糍粑来到我的单身屋后,又匆匆为我买来药的那一刻,我不得不得一抿嘴,意识到我的身体将会是个大药罐子,不断装入无数的药。

药,五行属木,其繁体字是这样写的:藥。基本释义是:一种可以治病的物品(多指能吃的、敷的或熏洗的)。显然,这说的是中药。我对带药字的成语记得最牢的是:不可救药。这成语说出了我的现状也道出了我心里

的阴影。曾经有人恶毒地骂我——不可救药。他骂他的,我听我的,我不但不生气,反而认为他骂得真是精准,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

就在听到别人骂我的那天晚上,我闲来无事便对这成语寻根究底起来,从而知道了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:“多将熇熇;不可救药。”

再就是,“药”与我的职业息息相关。我从来都不认为我是一个弱女子,我当然也不愿意随波逐流。

多年后的我五脏六腑都药里药气,虽说我也曾梦想拥有一颗济世救人之心,但那是空想,如今我真的是不可救药。

在读大学时,老师说:人世间一切偶然性的东西,其背后都有着某种必然。

我身体里的正气与邪气随时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,无休无止,体现出必然性,我总这样认为,并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:我是药。

在那个夜色朦胧的晚上,我跟屋外那棵刚绽放的栀子花说了好一阵子话,夜鸟都不再言语了,才回到床上。这时,我意识到——我的身体里充斥着品种众多的药,林林总总——我老是这样被药所困扰,甚至感觉得到我会被药间歇性地埋葬。

我这几天因为工作不开心导致精神状态差,出现反复失眠多梦的状况,我的身体犹如一棵被

风任意吹动的柳树,没了筋骨。我的胃口出奇得差,厌食。我深知我身体里的湿气越来越重,这湿气与药气混在一起,总令我夜里皮肤发痒,睡不安稳。即便睡着了,元神却还在游离。为此,在一个同事的建议下我开始练习瑜伽。同事说,练瑜伽可以排除身体里的湿气,能健脾开胃,从而固住元气。

(连载1)

普光泉:四川攀枝花人。国家一级作家。中国作协会员。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。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。攀枝花市作协副主席。攀枝花学院客座教授。

哭泣的小屋

□向勇

5

小屋外,风雨依旧。今夜,三个男人谁也没有提前离开的意思。直到凌晨时分,风终于小了,雨却越下越大。李主任和张明早已酣然大醉,一个匍匐于桌,一个斜靠屋角,但两人手里依然握着酒瓶,似乎还想与周公共谋一醉。已经好一阵子了,无论两部手机单响、双响还是混响,李主任和张明都无任何反应。

这半夜三更的,手机何故响个不停呢?张龙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。他从张明怀里拿起手机,见来电显示为牛滚龙。他摇了摇张明的头想叫醒他。可是,无论张龙如何摇晃,张明都如死猪一般沉睡,还时不时地梦呓。张龙只好试着接听张明的手机,告诉对方张明已经烂醉如泥,实在叫不醒。

“龙……龙哥,我听得是你的声音。实在对不起!小花都告诉我了。我是个畜生,一直误会你和小花,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!现在,我实在没法了……请你马上开你的越野车来,路上不管压死哪家的芒果我都认赔!以后你扩路,尽量从我家地边过,我一分钱都不会要,还出义务工。如果还差钱,我和小花也可以出一些。只要她母子平安,你说什么都成!我现在才知道,人没了,再多的钱也没用,如果她母子有事,我也不活了……呜呜……”

电话里,牛滚龙边说边哭,弄得张龙一脸懵。他感觉事态严重,狠狠地踢了踢张明,又舀来半瓢冷水淋在张明脸

上。张明半醉半醒地歪斜脑袋,左摇右晃地拉醒李主任,他要主任给自己评理,说自己又没醉,龙哥为什么要用冷水淋自己?

夜色越来越暗,天空好像漏了一般。张龙手握方向盘,将头探出窗外,嘱咐李主任快点将石块塞进打滑的车轮下。张明已被雨淋清醒了,拿着斧头跑在越野车前头,只要估摸着挡住车辆脚步的芒果树,不管是树枝还是树干,他都毫不手软地砍掉拖开。

众人好不容易冒着雨将小花送到彩钢棚,正想喘口气时,就听见救护车急促的呼啸声,所有人的心都放下了大半。可是,救护车刚停下,一个白色身影就从瓢泼大雨中冲来,忙不迭地说:

“我们的车刚过,后面的路就垮断了,估计一两两天内无法通行。现在,你们就近找个避雨的地方,我们现场施救……当然,我知道在别家生孩子,很多人家是忌讳的,只得靠你们主人家……”

“不用找了,她是我姐,就进我的看守房!”

张明一步窜到白衣护士前说。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,活脱脱一只落汤鸡。几个男人都在屋外等候,他们没人说话,心里全都纠结着,双眼急切地关注着白衣护士忙里忙外。除了在外屋添加柴火烧热水外,他们感觉自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,一个个只能干着急。时间一点点地流逝,待到黎明时分,狂躁一夜的风雨终于放慢了脚步。小屋内,终于传来一声孩子的哭声,众人都会心

地笑了。白衣护士从小屋探出头说:“虽是早产,母子平安,祝贺!”

“谢谢!谢谢!谢谢医生,谢谢大家!”

牛滚龙说着,忙不迭地朝护士磕头。白衣护士大为惊慌,一边摆手,一边快速转身回屋。牛滚龙没有起身,他转过双膝朝李主任和张龙磕头,脸上早已纵泪。

“别!别这样!滚龙兄弟啊,大家都是老表弟兄的,你这样做,我们会折寿的!难道你想让我们早死吗?”李主任笑着阻止。

“李主任,龙哥,张明兄弟……以前都是我不好,一直给你们找麻烦。天菩萨在上,我牛滚龙在此发誓,从现在开始重新做人。如有违反,天打雷劈!”

牛滚龙说着,跪转身向着门外的天空,坚定地合拢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。尔后,他又缓缓地站起身来,喃喃地对大家说:

“我想好了,以后待龙哥扩路时,我天天都要出义务工,占了哪家的果树需要赔钱的,全部由我出。另外,我想待路扩修好后,就取名‘张龙村道’吧,你们看怎么样?”

“我看取成‘龙哥村道’还要好些呢!这样,就包括了出义务工的你和张龙哥——两个龙哥嘛!”李主任笑着说。

“还不如‘双龙村道’好,大家都晓得,我们这里,以前就叫双龙村,只是后来拆乡并镇后,才叫龙箐村的。”

众人议论纷纷。张明似乎还想说什么,但他瞟了一

眼牛滚龙后,竭力管住了自己的舌头,摸摸后脑勺后蹲在一边默不作声。他觉得自己这个姐夫好像突然间变了个人,但张明似乎依然对他心存顾虑,实在拿不准牛滚龙到底该算英雄,还是无赖。

张龙摆摆手,问大家看看这间小屋有何不同。

众人不明其意,但都重新审视这间小屋。小屋系彩钢棚结构,由几十块彩钢棚板倚山而建,分里外两间,其内生活用品一应俱全。四周的档板不全是钢质,靠北的一块显然厚实得多,就算粗略瞟一眼,也知它是一块黝黑的紫油木材,而且从成色看,显然有些年岁了。倘若细看,木板上还依稀刻着“逸夫小学”四个大字。

张龙将目光锁定北面那块紫油木板说:“依我看,应该取名‘逸夫村道’吧!”

小屋外的天空终于放晴了,空气中飘来一丝泥土的芳香。龙箐芒果园的山腰间,太阳好像起得比往常早了些,正光灿灿地暖着万物。

小花小花安祥地躺在那张简易木床上,她一边抚着怀里的孩子,一边静静地听着外屋几个男人间的谈话。忽地,她想起曾经与屋外这几个伴随自己长大的男人间的往事,不由百感交集,她下意识搂了搂怀里的孩子——那团从她身上掉下的肉,鼻子一酸,哭了。

啾啾的哭泣声,浸透着欣喜、慰藉、感激……当然,还有淡淡的愁绪,只是被山风一吹,就散了……

(完结)

寻夫

□张良

5

我给冯寡妇买了一张返程的火车票,老罗用车送她到火车站,让她先回去,我留下来,还有些事情要耽搁几天。

说出真相,对这个女人的打击显然是毁灭性的,我和老罗达成了共识:必须隐瞒事实。

在车上,冯寡妇一直追问我与她男人见面的情况,我只当说,这件事到此为止,别再多想,过好眼目前的日子要紧。冯寡妇还是不肯依不饶:“这么大老远,好不容易来一趟,为什么不让我见他一面?”我把脸放严正了:“没那必要,这都是为你好!”冯寡妇见我态度强硬,哭了一边抽泣,一边哽咽咽道:“这么多年,我一直在等这个人,心里一直放不下,你们给我句实话,这人就是死了,我可以养他,要是死了,我给他收尸……”她就这样数落个不停,越说越让人心头难受。我和老罗只是听着,没有再搭腔。

回到苦拉村,我始终守口如瓶,我发誓,除了佳梅,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。我还特意叮嘱佳梅,不能告诉冯寡妇真相。

一晃到了板栗收获季节,村民们都在忙着采收板栗。

我自然也忙得不亦乐乎,冯寡妇的事,也就抛到了脑后。

今年雨水比往年都好,粗壮的

板栗树吃足了雨水,噌噌疯长,枝叶茂盛,果实累累,把枝条都坠弯了,家家户户的栗园都呈现出喜悦的丰收景象。饱满的果实,在阳光的照耀下,纷纷挣开滋养它的刺包,争先恐后从树枝上掉落下来。那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,组织了十辆大卡车,将苦拉村的劳动果实,源源不断地运往省城西安。

一筐筐,一筐筐的板栗过了秤,倒出来堆成一座座小山。

一手交钱,一手数钱,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,捧着花花绿绿的票子,村民们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喜庆之中。

正当人们吃饼赏月,欢欢喜喜过中秋的时候,万没料到冯寡妇会寻了短见。

她用一根细麻绳,把自己直端端地吊在栗树结实的枝丫上。

事后,我才知道,佳梅终究没能忍住,当然,也是出于好心,把实情透露给了冯寡妇。我没有责怪佳梅,因为我也不知道,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究竟能支撑多久。

我去了冯寡妇上吊的地方,那是她家的板栗园,有人指与我:她!就是那棵树!我的心为之一紧。

采收过后的栗树,一下子变得瘦了,秋风一扫,渐渐泛黄的树叶纷纷飘落,光秃秃的树枝直刺天空,整座园子立时变得萧条起来。

(完结)

□黄元芳

大家看过去,草原的另一头有亮光射向夜空,往夜色深处再仔细分辨,只见平坦的草地上有一个帐篷,帐篷里出现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的身影。帐篷外还有十几个人,他们架着三脚架,打着聚光灯、摄影灯,正在拍摄视频短片。原来,射向夜空的光都是这些专业设备发出来的。

回到露营地,他们看见“餐厅”旁的空地上撑起了七八个帐篷,帅哥跑过去查看自己的帐篷,发现防潮垫下面全是水,赶紧把帐篷移到“餐厅”里来。

整个露营地只有一个厕所,男女各一个蹲位,为此,临睡前使用洗手间需排队等候。深夜11点前后,青凌完成了简单的洗漱,钻进自个儿帐篷打算休息。

青凌和斌哥不敢细看帐篷里配备的睡袋,更不敢完全地钻进想象中,有亿万个细菌和病毒附着的睡袋上。他俩穿着厚外套躺下,拉开睡袋的拉链,让睡袋像被子一样搭在身上,让人不至于太冷。不远处,游客们打麻将、喝酒划拳的喧闹声不断传

仰望星空

来,青凌注意到勋哥和燕燕睡的帐篷里窸窣作响,想来他俩也是难以入睡的。

夜已经很深了,人类的喧嚣声终于归复沉寂,而虫子的叫声则开始此起彼伏,“唧唧唧”,“吱吱吱”,……高高低低,曲曲折折,像极了分几个声部的合唱。夏虫们不知疲倦地唱着歌,把在外露营的人哄睡了,周边的帐篷渐渐鼾声响起。“唧唧、唧唧”一阵之后又换成“啾啾、啾啾、啾——”,震耳欲聋。青凌被这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鼾声扰得难以入睡。她烦躁地转头,只见斌哥在她旁边静静地躺着,她知道斌哥也没有睡着。青凌突然想起,已过知天命的年纪,斌哥平日里睡着了也要打鼾,他知道自己的鼾声会让青凌睡不好,总是自觉到次卧去睡。此刻青凌发现,斌哥平日里的鼾声其实很微弱,对他由嫌弃变成了愧疚。

不知躺了多久,青凌终于困得昏沉入睡,不过这种浅眠并没怎么维持,斌哥整理睡袋的动静把她从睡眠中拽了回来。头好冷,她想调整一下枕头的位置,却摸到头顶上方湿漉漉的,全是露水。“唧唧”和“啾啾”声还在轰炸,斌哥说他不想睡了,打算到附近走走。青凌看看时间,凌晨五点刚过,于是索性起床,穿上鞋和斌哥一起出门。

月亮高挂在天边,像个圆圆的蛋黄。青凌好奇,在黄澄澄月光的映照下,远处的森林和近处的草坡将会是怎样的景象呢?

斌哥牵着青凌从小道往草坡上爬,突然听到“嗷呜——”,“嗷呜——”两声,吓得青凌赶紧拉着斌哥转身向露营地跑。难道远处的森林里真有狼?那些露宿在夹沟里的羊怎么办?青凌和斌哥跑回露营地餐厅,在昏黄

的灯光下焦灼地等待天亮。月光渐渐暗淡,星星缓缓隐身,斌哥再次牵着青凌走向草原,去迎接日出,去看晨光微熹的羚羊寨。

“你看,还这么早,这些牛就开始吃草了!”斌哥感叹。顺着斌哥手指的方向,青凌又看到了排队吃草的牛。起初,她以为是草坡上的石头,定睛细看,这些色彩斑驳的“石头”居然在慢慢移动。清晨的草原,草叶和花瓣上的露珠丰盈又清凉,享受“大餐”的牛羊们无拘无束,尾巴悠闲地晃动摇摆。

青凌想,这些常年露宿在外的牛羊抗寒能力可真是一流,就像现在,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,高原盛夏的清晨犹如小城里的初冬。青凌打了个寒颤,不由自主地和斌哥紧紧靠在一起。

“你昨晚没睡好,一会儿要不要回车上再补个觉?我们可以晚一点下山。”青凌的问话里装满了担忧和体贴。

“放心吧,我昨晚睡得还可以,开车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倒是你下山时可以在车里睡一会儿,我会慢点开的。”斌哥搂着妻子,语气温和。

斌哥的回答使青凌找回了夫妻间相濡以沫的感觉,她觉得这是此次羚羊寨之行最大的收获。

金色的太阳破云而出,露营地的游客们一个个起床,草原再次热闹了起来。早餐后,勋哥和建军打听清楚了羚羊寨的基本情况,一行人出发去看传说中清澈澄澈、水平如镜的羚羊湖,完成昨天因打麻将遗留下的“作业”。

清晨的草原空气格外清新,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,羊在广阔的草坡上这里一群那里一伙的,逍遥自在,真是牛羊的天堂。

是勋哥和建军的功课做得不到位,还是大家欣赏美景走岔了路?翻过一个一个草坡,他们都能看见雅鲁江了,也没找到羚羊湖。南面已是边界,他们从北面过来的,只能从东西方向找羚羊湖了。勋哥向东,建军向西,分头寻找制高点眺望,看哪里有“水凼凼”。

“看到咯,从这边走!”建军兴奋地挥舞着自己的外套。

一行人在建军的指引下向西北方向走了十几分钟,就来到了羚羊湖边。说是湖,其实就是两个草坡交汇处一个不到两百平米的椭圆形“水凼凼”,湖水清澈得能看到湖底的砂石,水波荡漾,摇晃着蓝天白云的倒影。十几头花斑牛正在湖边饮水,憨厚可爱,众人拿起手机拍照,花斑牛好像很愿意成为主角,抬起头,甩着尾巴,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

勋哥一边拍照一边说:“看来这些牛经常做模特,镜头感好强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张燕燕,她又迫不及待地拿出道具拍照发朋友圈,另一边,青凌则伸手探向湖水,感知湖水的清凉。玩够了个人摆拍,张燕燕又快活地邀请大家合影,雄哥推辞说自己不爱拍照,李莉斜眼看张燕燕一眼走开了,气氛骤然有些尴尬,勋哥赶紧打圆场:“我们早点下山,到江边吃鱼。”

午饭在雅鲁江边的鱼馆吃鱼,回城后各自回家洗澡洗衣服,傍晚四家人又聚在一起吃晚饭。回到家,斌哥习惯性地开着电视玩手机。

青凌提着花洒到露台给花草浇水,微风袭来,凉爽舒适。抬头一看,亿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天空眨着眼睛,好像在说:“何必翻山越岭去找寻,我们一直在这里!”

(完结)

